

T 2550/3427.2 (4)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6 1954

漢書纂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四



晉三人而
同論漢世
得人之感
名一格也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輕

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因於燕爵

喻弘等皆存鴻之

輕也遠迄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

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周文武求之如

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嚮異士並出卜式拔

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蹙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

築飯牛之朋已飯牛甯戚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賢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

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滑稽也稽

濱松小書集
內田旭圖書

內田氏
圖書記

漢書
變亂無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
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藉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道則霍光金
日磔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
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
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
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
翁歸趙廣漢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
也次於武帝時

張湯傳 輯張安世 贊

安世字子孺所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於尚書中精力於職

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

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

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

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

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

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

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

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嚮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

此魏相尊
安世以抑
霍氏

曲於細謹
人情狀

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恭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以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

謹慎周密
之概安世
平生以下
段之意麻
總只摹寫
此四字

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當相坐
安世瘦惧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
寤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
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謀也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
為通有即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何長短而台言予絕不許已而即果遷莫麻長史還辭去之官安世
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談安世
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

遠速推執如此為光祿勳即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

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反讀曰翻小過成罪即淫官婢婢兒自言安世曰

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遠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

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閱

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

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謂為開也蠶室浚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

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親養拊循恩甚密焉

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雖有徵怪

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

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開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備文學經術思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

哀帝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

以百萬數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

七百入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

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

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

能視事拚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

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疆餐食近

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

張湯傳

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漢興以
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
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端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杜周傳

輯杜欽

杜業

贊

唐現欽前
說王鳳與
詔舉直言
二對倦
以侯宮為
念愛君哉
乃其後說
鳳乞骸骨
也復說說
位而又說
舉直言以
故其過抑
何阿鳳也
然書疏篇
篇在
馬史於人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
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
見詆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
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
父頃侯禁與欽光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
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欽為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
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
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必卿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

杜周傳

以助德理內也。婦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泚之行則亂，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慶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主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後俸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違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諛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泚女之質，毋必有殺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

可為寒心

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臼，而立伯服也。詩小雅也。

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

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云：殿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刺

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

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夫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

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

甫尔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閔眊嘆之。后夫人雞鳴佩

也。后不然，故詩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

人嘆而傷之。故詠泚女，炎以配上。閔眊之詩云：窈窕忠孝之篤，仁

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

今易無此文

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
 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
 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
 政而不參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閔睚之思速
 委政之陰及始初清明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遠鳳
 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字君力為與
 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故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
 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贛誣術淺薄

元帝舉直
言欽專指
後宮謂外
戚與帝刺
之陰為

鳳地谷水
之流也

一句截住
在後宮上
有萬鈞力

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
 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
 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
 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
 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大垂蠻夷無逆理之節
 始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
 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惟陛
 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
 異怨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確雉之戒飭已正事享

唯陛下以下
下雖舉教
事以誦之
而所重只
在後矣女
寵先已後
反詞極懇
切

恐無益之
欲也指後

言古語結
前始為後
言之語

百年之壽般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
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
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
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教
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克舜不足與
比陰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
以奉淫侈置萬姓之力以從耳目進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諛賊之
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
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伏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

唯陛下恐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慙言不足采其夏上盡
言直言之士詣白帟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
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
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
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
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
上也孝則事君不忠泄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與
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
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

野末幅摺
出女寵一
節為戒蓋
其本指則
然亦

須有萬事
二句總有
收結

近觀其所為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人馬使或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
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
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
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
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
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
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
備言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即漢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

新秦盜國
秋與於風
且退而
復止皆欽
之謀若欽
者漢之賊
也子請當
世善政出
其手膠狀

三事皆刺
骨語且長
短錯綜有
法

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類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
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總功臣絕世填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
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拜父之親
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諛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
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國有旦莫偃伏之愛言昭王幼小旦夕偃
也心不介然有間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
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
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
范睢之徒得聞其說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

杜周傳

初鳳專執
欽崇戒之
及章上封
事欽乃力
說鳳起視
事竟殺章
欽內結鳳
心而外取
屋名故其
謀反慶如
此

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
退鳳上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
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
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
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繫其
去就之節者耳無屬無親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
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
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
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

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遺書稱公毋因我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
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
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寃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
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
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心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
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寔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
之原損寬明之德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
見即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
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感著明鳳自行其策欽之補過

○領○華○也○也○將○助○應○為○音○不○好○為○吏○
將美皆此類也。得助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

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乃薨。子業嗣業。
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教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
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
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
出關。節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下雒陽獄。丞相
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赦。立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
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郵塞
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又無恐懼之心。又因時信其邪辟。報眚。此

怨二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
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
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
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
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椽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奏徒欺謾。
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
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道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
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
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

假方進推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
 附從方進常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
 幾獲大利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
 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二
 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
 堂所厚排擠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以重轅天下天下莫
 不望風而靡。自尚書進臣皆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不朕栗威權泰
 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
 復賞賜厚葬。惟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須

上書言王氏世祿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
 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
 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
 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弟紅陽侯立及淳
 于氏皆老被放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
 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
 慎陛下初即位譴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據伏推臣易世意若按湯
 宜參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誠國家
 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慎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

杜周傳

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太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苑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寔，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請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閭畧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顯邑公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恭侯。傳子至孫絕。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言二人至於。建武杜氏爵乃獨絕，迄其福祚元功，儒林之淺莫能及也。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謂在周為唐杜氏也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漢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閔、隹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阨，稱朱博毀師，并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司馬遷傳輯贊

此贊褒貶抑揚三致意焉得大吏公法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藉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總唐堯
 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
 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
 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
 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
 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
 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
 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抵牾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

司馬遷傳

子長論六
家而歸重
其學之本
其學之本
其學之本
其學之本
其學之本
其學之本
其學之本
其學之本
其學之本

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
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
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黃憤書亦
信矣言其報任安書自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遇諫而
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美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雍矣哉
予菲弓成是貝錦是也

武五子傳 輯庚太子

廣陵王

昌邑

贊

庚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迺得太
子甚喜為立謀謀求子之神使東方朔枚舉作謀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又涉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取其廣博觀望使通賓客
涉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
皇孫以舅氏姓為氏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
氏有隙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誣壘
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壘道祝
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兩公及皇后弟子長

漢書

庚太子

三

即意多所思一段

平侯衛伉皆坐誅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與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
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
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
宮獨皇后太子在在京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石慶德懼為師傳并誅
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
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
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家吏皇上
存亡未可知而姦目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急然德言
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親使者有

將不念秦
扶蘇事耶
此刺骨語
以故太子

之然
之禍
德矣

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
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廐車
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及迺斬充以狗炙
胡巫上林中作巫蠱之胡人也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
中擾亂言太子及以故眾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群下憂
懼不知所出壺闕三考茂上書曰冷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
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
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
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

漢書

庚太子

子盜分兵
二句可以
白太子心
矣

也而不中於替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
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
之隸臣耳諫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釐皇太子造飾姦
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高塞而不通高與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
退則困於亂臣獨窳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
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小雅青蠅詩言青蠅來往止于藩籬變白作黑諛人
構毀聞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
諛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三察字與
父有不察
察字相應

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
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
其號被其惡名失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
陳其患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小雅卷唯陞
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父子之道天性之親也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
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
太子之亡也東至湖滅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
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
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闢開戶新安令史

此詔疑有

關文

侯李壽張

富而不及

主人公似

缺典

三老上書

于盛怒之

日其執難

千秋訟寃

于既悟之

後其執易

乃千秋竟

權為丞相

而三老

聞有尺寸

之賞何狀

李壽起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

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張富昌為顯

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它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

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

加兵丹於太子者初為址地太守浚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

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言已望而思之庶天下聞而悲之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

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保疆

三代要服不及以正烏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

邇宵人

無好逸游之事

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浚羞

王其戒之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

也舉

鼎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

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户元鳳中入朝復

益萬户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

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主所以褒賞甚厚

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

須使下神祝詛女須巫女須注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

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

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寤信女須等數賜予

先叙其大
渠於此則
浚而叙詛
祝慶文字
清楚

類敘之法
此篇最為
明白可見

何以及得
立曰我終
不得立時
本吾必令
胥為天子
一向來

錢物壹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及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
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蘇連及
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
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訊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
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脩姦事發覺繫獄弃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
草田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
莖正赤一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畫立舞王后庭中胥謂姬南
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
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太鴻

臚即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
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董訾胡生
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八子姬妾之秩號
也者王自歎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
生長不歡樂焉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奉天千里馬兮駐待路待詔黃
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惊為樂
亟言人生以何為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萬里在兮郭門闕萬里死
不得取代庸身自逝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雞
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過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

葵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
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謚曰厲王。

昌邑哀王。體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

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令為重書曰制詔昌邑王使行大鴻臚事

少府樂成。史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丙中郎將利漢。不知徵王乘七

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曉時至。定陶

行百三十五里。待送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

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合竹過弘農。使大奴

善以衣車載女子。奴之尤長大者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使者長安樂告遂

此直叙體
公兩截者
大都前叙
其以時亂
而見廢後
叙其以清
狂而自保
云

賀到濟陽
以下歷叙
賀在道時
之悖亂為

下文議廣
張本

遂入閭。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

湔洒大王。湔澣也。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粹持頭也。衛士賀到霸上

大鴻臚郊迎。駟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

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嗔痛不

能哭。至城門。遂浹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

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是謂此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

至。數少。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

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

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

莫書案
昌邑哀王
六

初在國時
以下進叙
實存國時
之妖怪見
其所以廢
已先有兆
云

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
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頭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
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令遂遂為言
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印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印讀遂叩頭曰臣不
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
自揆廢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決微王之所行中詩一
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汗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
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
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

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蔽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
陛下之詩不云乎猶言陛下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惡即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

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

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

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

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於

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

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廳吏一人為領

是提心內
忌賀一命
說明宣帝
心事然後
帝之制詔
與敞之條
奏其所藉
摘而不

言慶嘆然
美

昌邑以味
得全

由此知何
不足忘是
通前結語
與心內忌
賀句相應

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
王家錢取卒迺宮清中備盜賊迺逃也令其宮中清臣啟數遣丞吏
行察四年九月中臣啟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
小目鼻末銳卑必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
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簪筆棟筆於首也臣啟與坐語中庭聞妻子奴
婢臣啟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臬故王應曰然前賀
西至長安殊無臬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臬聲臣啟閱至子女持轡
賀之子女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啟故知執金吾嚴延年
名持轡字長孫女羅紉羅紉名也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

不狂似狂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
故言清狂籍及奴婢財物簿臣啟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
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
人所不當得為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
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
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啟書聞奏可皆以遺上由此知賀不足
忘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祈
也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侍中衛尉金安上上
絕也書言賀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黜頑放廢之人不宜得

昌邑哀王

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與故太
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
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
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靈豫章
大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
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國上謂上其充國死後上弟奉親
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
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
即位復封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意謂武
帝酷烈不
減始皇始
皇禍鍾二
世則武帝
之禍宜鍾
庚太子故
以江充之
辜歸之天
時而千秋
指明蠱情
亦謂有默
祐之以賜
亂者皆以
責武帝也
皆尾天字
相應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
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
置朔方其春庚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
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僵僵也太子子父皆敗故
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
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盧額骨也
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
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三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左傳信矣是以
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止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

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易上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寃，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傳引也。道讀曰導。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上

輯嚴

徐樂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此傳助也而篇中獨

詳淮南諫伐閩越一書其意蓋借此以重責助云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

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

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蔥、竒等並在

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

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

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

之文。大臣數誅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漢前至此幾只括出

助最先進
一句先字
與上後字
相顧

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
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
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
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
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
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
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守
欲距法不為發以法距之為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
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浚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

此書如走
盤之珠不
可投摸
淮南書流
佳然不以
入淮南王
傳而以載
於此蓋以
此則紀助
論淮南本
末而彼則
特傳淮南
叛逆耳事
各以類序
亦記家体
覽者當識

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
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
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墮之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
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
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也重難越方外之地剡髮文身之民也剡與不可
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
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
內甸服主治王田封外侯服王者侯侯衛賓服侯服之外又有衛蠻夷
要服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戎狄荒服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
內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

之也 常遠近觀異也 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
此書言山 林川麓溪 谷道路之 險阻物產 地氣之凶 惡南越之 風土歷歷 可見
臣聞越以 下言越之 地執不可 天下賴宗 廟以下言 中國不必 越

也 遠近觀異也 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
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 處谿谷
之間篁竹之中 竹田曰篁 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
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 攻之
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
里 間中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不可盡視之若易行之甚難 天下賴宗
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
下之德也 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
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且越人患韃

無非是說 以中國勞 蠻夷之意 間者以下 言時不利 今故以下 言入越之 難

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 壹不奉詔舉兵
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 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贖子
以接衣食 今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耳 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
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故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資猶與輸

前時以下 衆漢故事 為証 淮南厲王 茂越與秦 茂越分作

而偷嶺抱舟而入水 抱舟也 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
石林中多蝮蛇猛獸 蝮蛇也 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 曾未
施兵接办死傷者必衆矣 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

兵擊之 先臣淮南厲王長 以其軍降處之上塗浚浚反會天暑多雨
樓船卒水居擊擢 常居舟中水上而又 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

樓船卒水居擊擢 常居舟中水上而又 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

而處用之

注孤子詭號詭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魯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

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

薄迫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息至禽獸澤及草

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

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

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

眾兵疆能難邊城為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未分為臣竊聞

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

不習南方以下言越不足為中國患漢時以嶺為界故其

形勢如此

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深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

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延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

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有越奈邊城何且越人

緣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

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

倍迺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

蠱生音怪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

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

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存謂省問之施德垂

漫說前意

臣聞道路以下言處

越之策

吳書集

嚴勅

五十四

今以兵入
以下言伐
越有禍

臣聞長老
以下人舉
秦爭以為
戒

本邑折証

臣聞天子
以下言王
師未必決
勝

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夫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壞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如雉兔之逃窟而皆而去之。則沒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經。丁壯之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不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姓屠。名睢。又使監祿鑿渠通道。監郡御史。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

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廼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救。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既濟九鬼方。三爻。辭。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斬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數為圍。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嚴助

嚴助

江漢為地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生民之
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是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
御玩心神明氣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
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
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維謂聯
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
方既來大雅常武詩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
養焉患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郵殺入臣
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

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言漢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姓是時漢兵遠

出諭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

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與兵

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聞淮

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

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害衆夫以耿耿之身託於王侯之上

內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

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

甚慙也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

也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

此論可與
長卿已蜀
難蜀父
老文參看

○論桓桓
於功而文

過矣
狼戾不仁

以下是聲
罪致討之

由下文或
十逆順不

奉明詔是
折其百越

無奈邊城
之論焉有

勞百姓苦
卒是折

其規蛇猛

歐世等

論想見此

舉非為過

計也

此一舉以
意歸功于
帝

意曰今者大王以故兵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
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也薄迫朝有關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

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
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

仰今聞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謂甚多不義又數舉
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

稽之地以殘向殘之迹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
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

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
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

將之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鄉讀屯曾未會兵未天誘其衷閩王隕
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單心易

行身送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
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倦

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
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

不用一卒之成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
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故是王謝曰

此言善
張功

武帝之所
以警飾臣
王驚怖
帥者略見
于賜券助
其書史秋
其確材大
略信矣夫

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惠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
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
還。上大說。助侍燕。送客。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
所辱。同門。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
聞。問。無善。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承明廬在
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闔
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穢秦。芝。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
出居于鄭。不能事。毋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
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

助無他術
法而湯之
誅助過矣

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議論。及淮南王反。事與
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
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此傳摹寫
買臣一賊
一貴時先
景迫別而
買臣一為
報復如此
卒之列為
九卿無所
表見而乃
念然于張
湯之弗祀
致湯自殺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
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欲。道中買臣愈
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
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志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
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
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平。將重

而已亦受
誅其人品
可察見云
昔人謂張
儀之相秦
其事激之
也子於買
臣亦云

車至長安。買臣身自充卒而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牧中國上使買臣難誑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居保者謂自因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王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

綬懷印綬
一節極意
摹寫委意
有景頗類
史記范曄
蘇秦西傳

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飲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直讀不視買臣買臣入家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見顯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定然坐中驚駭白守丞守丞即相推林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旣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蒞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有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舍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

死買臣乞其夫錢金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沒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將。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沒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青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封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召待詔。格五。其行。纂法曰。聖白。乘三。色五。格。

傳載扶。一。與周。

二對。格。見高材。通。明。處。然。對。多。矢。務。在。教化。其。說。甚。正。而。謂。周。鼎。為。漢。鼎。則。近。于。諛。矣。

不得行。故云格五。詔使汝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即今戲之。纂也。

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捍寇難。沒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

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沒置太守。是時軍旅數

茲。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無

而至若車輪。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

石之重。兼。摠。二。任。故。云。四。千。石。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

謝罪。因言其狀。沒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

挾弓弩。十賊殲。弩百吏不敢前。引。滿。曰。殲。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

即故秦銷兵遺意。

此對道理
既勝而辭
又足以茲
之宜公孫
之誣服也

無五兵無
救於亂

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
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
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
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洛非常有
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
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抗就是也是以知者陷患勇者威怯苟以
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棧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
秦蕪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威墮名
城設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鉏箠相撻擊犯法滋衆盜

賊不勝至于諸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
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
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壽王言此者并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
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
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
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
發功小雅賓之言貴中也惠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
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
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

結案有指

抵法禁也。抵觸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于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誅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于公劉大于太王成于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漏言潤澤下霑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

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也寶鼎非周寶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晚廼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償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廼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之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廼上書關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一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

漢書卷

主父

二

第

司馬法以下言人君不可好戰

昔秦皇以下引秦之

好戰以為戒

通篇只是

引用二舊事與昔人

諫諍之說而後自說

處不過數言亦是文

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廓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散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

之一休

及至高皇帝和親以為勸

故兵法以下承上文

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二道路所費凡百九十斛乃并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之如搏景搏人之陰影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

兩節而絕
結之

收拾只此
數句

偃諫代句
奴與帝與
指而帝乃
曰相見之
晚得非文
中子所謂
悔心之萌
之詩與

土崩瓦解
二書大要
可觀借其
數處多

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用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
殺將，係虜單干，造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
侵歐，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
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
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救愁
苦，將吏相親，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
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此周書者，本願
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
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為郎中。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
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
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魯墨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
也。然起窮巷，奮棘矜，戰之挹也。矜者，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
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
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
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
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
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

其言隱而
危
賢主獨觀
數句此勸
勉武帝主
意其詞微

帝之德未衰而安土守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
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
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
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
也况群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
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
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
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
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

兵陛下遂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泆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
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疾不之於前而天
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夏禹也子湯也雖然臣竊以為陛
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倖而滅
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寔揚廣譽然當
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
此陛下之所服也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救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
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此書以爽
字作眼目
一萬欲亦
奢為儉二
節欲更泰
之窮兵以
息村亂三
節欲更即
守之重作
三股有
書之旨雖
多出于費
誼董所已
言者而以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下

輯嚴安

王褒聖主

終軍白麟奇木對

賈捐之之贊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鄒衍政教文質

者所以云救也以救當時則用過則舍之非其時則有易則易之可

易者則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

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族音雜五色使有文章重

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顯示之使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

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瞻足民離本而微末矣微要末不可

徒得故攝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夸大而世不知規

之凱武帝
時窮兵情
帝不之喜
終騎馬令

故、嘉、軼、遠、長、天、佳、麗、珍、心、固、順、于、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
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
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
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
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蕃多也遂成也字生
也、民、不、天、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
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六、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
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
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纂、齊、六、卿、分、晉、

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衡馳車

轂擊

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

介胄生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以

不海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紳使秦

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萬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

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建萬

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衆日聞其美意虛心逸欲感海外使

蒙恬將兵以北攻疆胡辟地進境迄于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

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

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
 當是時秦禍北構于胡南挂于越挂縣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
 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樵死者相望
 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
 儼舉齊景駒舉鄧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
 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
 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
 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
 之疆不度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即降羗焚略歲州建城邑深入匈

此不在顯
 更而在藪
 牆之意

奴燔其龍城識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匈
 吠之警而外累于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
 甘心快意結怨于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擘而不解兵休而復起相
 連引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
 弦矯正曲使直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憂
 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言其土地形勢
 足以東帶脅諸侯帶者言外郡也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
 制其民譬若佩帶也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
 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

此文若不
經思而天
度音節不
失天與之
奇才也便
假之以壽
其所託當
不止此

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夏則不可勝諱也。言必後以安為騎
馬令

終軍泛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鱗一角而五蹄。每一足有時又得奇木

其枝旁出輒浚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群臣。訪其徵軍上對曰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後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

葭蒿與鳥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

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萬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

鉞單于韓幕票騎抗旌昆邪右社是澤南洽而威壯暢也。若罰不阿

近舉不遺遠設官族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嚴者退而勞力刑

于字內矣。言成法于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

章厥職之所宜。于三宮班政教封禪之君無聞焉。不聞若夫天命初

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于無

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

于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于郊宮。燔祭天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

之氣塞明。塞也明而異獸求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

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此

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令告元直以自

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直作席也江淮職貢三春使著

事者有紀焉謂史也蓋六鷁退飛逆也象諸侯白魚登舟順也象諸侯

夫明闇之微上飢飛鳥下動涸魚各以類推今野歌并角明同

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

要衣裳而蒙化者焉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斯拱而竦之耳對奏上其異之

由是改元為元狩

上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其意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雍

與道純綿之廉容純絲也羨藜吟也論九中之滋味揆即今

聖主得賢臣聖主得賢臣今臣辟在西蜀生于窮處也游觀也

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也

此頌西京之變體也蓋浸淫于六朝矣聖主得賢臣目世道所由以泰也聖賢論治

而抒情素紀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

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恭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

用鈇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健作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焮

其鋒焮謂燒而內水越砥歛其罟砥石出南昌故水斷蛟龍陸刺犀

革刺也忽若慧泥畫塗慧帚也如以帚掃泥灑之如此則使離異督

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

御駕馬名傷吻救策而不進于行吻口也旬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

齧鄰駮乘旦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王良執靶靶音霸謂轡也韓哀附輿

莫先于此此頌曲展其理格言美句不一而足宜終生傳誦以為膾炙

莫先于此此頌曲展其理格言美句不一而足宜終生傳誦以為膾炙

以工用相
得人馬相
得其二段
干將醫鄉
為賢臣之
喻百丈不
涵萬里一
息為治平
之喻

自故服滿
裕至此引
言聖主下
賢之誠

韓哀韓縱馳騁驚忽如景靡如光景之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文侯也徒靡也
其速疾追奔電逐遺風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于後今此言
之甚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
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
盛暑之鬱燠鬱熱氣也服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
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喻
和悅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
求士者必楮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桓設庭燎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于求賢而逸于得人臣
亦然昔賢者之未遭也國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

自人臣名
然至此言

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
困于鼓刀百里自鬻審子飯牛離此患也離遭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聞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
與潔而升本朝與幽也離疏釋驕而享膏梁離此疏食剖符錫壤而
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
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埃秋吟蟬螭出以陰易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乾卦九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王故世平生
聖俊艾將自至艾讀若克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
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章明雖伯牙操遮鍾琴逢

賢臣詠于
不知已而
神于知已

自故聖王
至末言君
巨相得其
功業之私

在繁而意
實完切
歷叙珠厓
反叛之年
生為欽擊
珠厓立燕

漢書卷之

門子弯鳥號逢門即逢蒙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
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
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
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
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單盡也頃恩浚祥風翺
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軌恬談無為之
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印誠信若彭祖
响噓呼吸彭祖堯舜時人喬松喬松赤松子皆仙人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
以寧五詩蓋信乎其以寧也

賈捐之字君守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
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
廣袤可千里袤長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
犯吏禁吏久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
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
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
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反叛連年不
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
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

漢書卷之

王康

卷之

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于六經之內當捐之

對曰：臣幸得遭明聖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

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

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

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

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

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

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此非兵革之所能致

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周昭王也齊桓林其難，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莫秋之國雖大自

自堯舜至
此言帝王
之化不廣

稱于者皆
敗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負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言，然地

南不過閩越，壯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

啟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

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斲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

千里馬者，詔曰：鳶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

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

微矣。夫浚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

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

自及其至
此言周末
秦興廢地
之害

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
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
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入郡。則天下斷
獄萬數。民賦數百。造監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
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鬪傷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
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
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
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

言極激切

至此終提
出珠厓

此與戾助
論問越不
當代同意
又非獨珠
厓破王上
所獨真棄
之不足惜
一向方露

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惜。惜之忿。欲驅士衆
擠之大海之中。擠墜也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
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詩小雅言聖人起則浚服。中國衰則先畔。
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矣。何況廼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略越
之人。父子同川。而俗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
顯獨居一海之中。顯專猶區區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
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璠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
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魯未一年。兵
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

漢書卷

賈捐

卷之

一為本指

捐之議論

正大明切

千古不可

易此秦漢

以下之深

病也

罷珠厓

議豈特有

益當時名

可垂詔乃

毋惜其文

揚興以深

進有惟石

頌之評錄

也然君子

不以人廢

陽為不善費尚如此况于勞師遠攻七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
 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
 且無以為也為用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
 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
 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
 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
 上逆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
 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恒惟思議者之言羞戚不行則
 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而

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蠻之辱哉

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

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疆珠厓由是罷捐之數

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浚稀

漫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

興曰京兆尹缺使裁得見言君蘭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

言與瘡薛大夫裁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

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裁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守

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

賈捐

許嘉期思侯並可為諸曹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也
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與
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頭與曰頭鼎貴言方且上信用之
今欲進弟汝我計弟但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頭
奏曰竊見石頭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
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不安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
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
父母有魯氏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于四方明詔舉茂材列
侯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漏文則董仲

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謙臣則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
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
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頭聞知
白之上迺下與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頭共雜治奏興捐之
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
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虞書舜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禮記王制
過辭語順澤不所教命與舜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免
有如此者皆誅殺也
鉗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魯頌閟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在

謂之自取
則可謂之
不排不陷
不諧則不
可大略材
馬之士行
近不固多
實禍矣

代胡越于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
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諧捐之察其行迹主父
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么何排陷之
恨哉

此處有非常淡化的文字，可能是另一篇或同一篇的草稿，因墨水極淡而難以辨認。

